沖庵顧先生撫遼奏議

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卷之十

通州　益卿顧養謙著

疏

分別功罪官員以昭勸懲

題為虜賊節次犯邉官軍奮勇拒剿斬獲首級得獲達馬分別有功有罪官員以昭勸懲事萬暦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據鎮武堡遊擊劉崇正呈稱案照節蒙撫鎮并分巡兵備任布政急字等號火牌案驗准蒙軍門咨案節據臺頭燕河太平等路副參等官觧一清任自強郭銘等各

禀報東虜黑石炭銀燈土蠻把漢打來罕一揹委正等大小頭兒数十箇各帶領達子要在四月初十等日前後犯搶廣寧東西地方又據鎮静堡守備鄭應時禀據市夷卜當等密說東夷頭兒把兎兒卜言顏老撒卜兒愛煖兎伯言兒等帶領各營達子馱着盔甲要在四月二十前後在三岔河迤西沙嶺高平大小黑山一帶地方犯搶報讐等因本職遵依即行本營中軍千把總佟嘉慶等及所屬西平等堡備禦守堡楊紹先等各嚴加隄備收斂人畜外今據備禦楊

紹先呈據代守鎮武堡百户王承勳呈稱本年四月二十日辰時達賊約有一萬餘騎從邢百户大臺起東蓮子湖東空臺止共一十四臺空窰折墻口七十餘處一齊進入分為二枝一枝約五千餘騎徑堵本堡東西二門與分布中軍佟嘉慶代守堡王承勳等護門官軍衝敵一枝約五千餘騎徑奔堡東大路老鴉莊臺路墩墻外窰墻進入遊擊劉崇正即收傚工官軍歸臺擺列槍炮火箭防護比賊前來迎衝數十餘陣自辰至未時有平洋西平西寧等堡設防叅遊

塗覓胡尚忠塗廣等與備禦楊紹先各兵馬合營應援前賊瞭見方纔一半退過路河一半攢站盤聚要往南深因湖泊泥濘不能通行南下又見西来正兵營兵馬馳至盤山驛迤東至未時末仍從来路出境去訖及查在陣奪獲達馬二匹被賊射死軍丁黃相等一十六名經行不知名男子六名射傷軍丁并走報墩夜李敏等二十九名射死官馬一十五匹虜去官馬三十四匹并空乏菜男婦陳来子等一十三名口及種田經行馬牛驢騾共一十七匹隻頭燒燬經行

車五輛等情又據遊擊劉崇正呈稱先奉明文
本職帶領千把總廣世勲等督率馬步官軍家
丁在老鴉莊臺空防修路河工程行令中軍佟
嘉慶并代守堡王承勲在堡防守遲放經行收
斂人畜佟嘉慶王承勲疎慢不嚴將它取柴菜
人畜不行禁止致賊撲掠本職在工所相離本
堡二十餘里被賊隔阻鏖戰本職逗遛之咎理
宜甘受其佟嘉慶王承勲守城疎慢搶掠人畜
本職恐有未盡仍行佟嘉慶嚴督王承勲復查
虜掠老小男婦吳保住等三十八名口等情又

據分巡兵備副使鮑希顏呈據管正安堡車營
遊擊事副總兵姚大節差夜不收蕭有安報稱
本月二十三日蒙撫鎮會令管降夷守備高良
衕選差降夷我兒等二十三名於二十六日午
時從鎮安堡關門出境哨探至申時分行至地
名莫又兒離墻約四十餘里撞遇哨馬達賊十
騎對敵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二匹并夷器
等件射死官馬三匹又據分守道右參政栗在
庭禀准遼陽副總兵楊爕手本開稱四月二十
九日差令降夷阿卜當等家丁楊萬里等二百

名從長勇堡馬門出境截殺於五月初一日巳
時到地名中遼河離邊一百餘里林内掩伏至
酉時分遥見達賊約有一百五十餘騎從南順
河往北行走阿卜當等突出斬獲首級四顆生
擒一名海廝得獲達馬五匹奪獲牛一十二隻
被賊射死降夷一名擺賽被傷家丁王友功等
三名射死官馬五匹俱呈報到臣據此卷查本
年正月初八日據坐營中軍金承武呈據守備
高良搦禀稱本月初二日蒙撫鎮衙門差令本
職帶領降夷乃六等四十七名於初三日巳時

從鎮夷堡鎮虜臺出哨至初六日申時到地名硃砂堝離牆三百餘里撞遇達賊三十餘騎對敵斬獲首級七顆本月十六日據管海蓋叅將事副總兵宿振武禀稱十四日據東昌堡備禦古大相差夜不收黃景運禀報本日寅時達賊約有二千餘騎徑奔本堡流沙溝臺一半被河岸氷坎將馬跌倒一半在河北岸站立止前鋒賊三百餘騎徑奔本堡迤西新舖臺大路古大相領兵迎堵間本職亦統官兵馳至堡西前賊遥見隨即退遁本職督兵直追收後達賊過氷

不及斬首一顆得獲達馬四匹夷器等件賊亦
本日辰時從來路出境去訖及查在陣射死軍
士一名趙要二射死官馬七匹殺死經行男子
三名虜去牛驢八隻頭等因本年二月初九日
據分巡兵備右布政使任天祚禀據坐營中軍
金承武火牌報稱本年二月初六日據鎮武堡
遊擊劉崇正報稱本日卯時達賊約有一千餘
騎一半從西平堡平山臺進入一半在墻外掩
伏又據管正安堡車營遊擊事副總兵姚大節
差夜不收張聰報稱本日戌時達賊六十餘騎

從鎮寧堡張茂臺南空潛入深至盤山驛地名
三里橋迤東虜掠婦女四口即從原路出境去
訖當蒙巡撫顧都御史會同鎮守李總兵計料
前賊節次入犯趂其出遁截其歸路以絕後謀
當遣正遊二營前鋒選鋒副總叅遊備守等官
李平胡李寧李與孫守廉查大受姚大節塗寬
胡尚忠塗廣唐伯美督陣叅遊熊朝臣秦得貴
史儒李應時蔣位守備備禦高良弼李繼武高
貞統領中軍千把總李尚仁等精銳官軍二千
五百員名於初七日寅時從鎮遠堡撡臺西空

出境至本日未時馳至東遼河離墻九十餘里迎遇前犯達賊就與兵馬對敵李平胡李寧李興孫守廉查大受姚大節等申嚴號令督率官軍家丁各用槍棍弓矢齊力射斫前賊敗遁即欲窮追柰因途遠馬疲恐墮賊計收兵於本日二更時分仍從本堡南界劉斌營南空進入及查在陣斬獲首級三十七顆內降夷華妹等認出斬賊首四顆首級三十三顆得獲達馬五十匹并盔甲臂手夷器等件救回被虜婦女四口陣亡家丁一名李繼祖被傷官丁馮文用等一

十九員名射死官馬一百九十一匹等因到臣據此訪得東昌堡賊犯殺擄人畜不止前數除行該道查勘未報先將節次斬獲功級畧節揭報兵部軍門訖續據慶雲堡備禦吳嗣勳禀據市夷草困說稱大虜達子進搶廣寧地方有本處兵馬追赶出墻將黑孛羅兒子託力是箇大頭兒騎着花馬殺了等因到臣及節據回鄉市夷各供報相同又據海蓋兵備右參政郝杰呈查得本年正月十四日東昌堡達賊突至新舖大路離邊七里谷屯殺死男婦黃欽等一十八

名口燒燬茅草房共五十五間內燒死男子李伯雲等二名虜去男婦李忙漢等八名口并在臺快槍一杆及牛驢三十九隻頭比時守堡夏繼祖失於查的止報殺虜經行男子三名牛驢八隻頭禀報古大相開報宿振武轉報訖等因本年四月十四日又據分守道右參政栗在庭呈據遼陽副總兵楊燮火牌差夜不收皮秋奴報稱楊燮因報達賊近邊隨會本道選差降夷家丁阿卜當李得功等四十三名於本月十一日酉時從平虜堡林靜大臺空出哨至長山等

處離邊約有八十餘里得見達賊在彼牧馬各
丁慮恐賊衆聯絡未能深入營内剿殺秉黒止
收赶達馬二百二十匹小駒二十二匹共二百
四十二匹於十二日寅時從静遠堡大臺進境
等因本月十九日又據分巡兵備右布政使任
天祚呈准管義州叅將事遊擊黒雲龍手本開
稱節報東夷把兎兒營達子百十餘騎馱着盔
甲掩伏溝内要在這月一二日犯搶清細河一
帯地方當蒙撫鎮會差守備高良瑯等帶領降
夷爾漢卜向化等七十五名於本月十三日

時從大平堡墓山營臺出境哨探至十五日辰
時到地名古勒半巳林離墻二百五十餘里有
在山擺撥架梁達賊三十餘騎遥見各鑽林跑
走止斬獲首級一顆夷器等件赶獲達馬一百
五十八匹被賊射死官馬九匹於十六日午時
仍從原路進境等因各呈報到臣除將被殺被
傷官軍給與優恤湯藥得獲達馬夷器俱給原
獲之人充賞節次斬獲首級行令解赴巡按衙
門紀驗地方有無別項失事仍行各該道查勘
外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　議照
賞罰不明不足以昭勸懲功罪不辨不足以明
賞罰明賞罰以昭勸懲者
朝廷所以馭邊臣之大權辨功罪者則臣等所以
奉
命而行法以為賞罰之地者也臣在薊時每報遼左
邊事輙聞人言嘖嘖其稱得也則曰必張詡之
以冐功而倖賞其稱失也則曰必彌縫之以敝
罪而逃罰及臣至遼跡其事人言良太過而守
邊將領習為彌縫則有牢不可破者臣乃盟諸

天日先自矢心不欺因與大帥為約務竭愚忠以報
皇上且戒諸文武將吏各效其忠而勿欺蓋自
肅皇帝時以及
皇上今日深鑒遼左無邊可恃而虜衆兵寡扞禦甚
難故將士有微功輒録而罪則多從末原是
皇上於遼
恩則浩蕩法則
寛假諸臣無容習於欺益明矣是以大帥益篤其忠
誠而諸臣之同心効力不過各舉其職耳臣不
敢以為多而近有副總兵宿某者以報東昌堡

邊事不實已經臣等論本以為欺蔽者之戒矣不意復有鎮武堡遊擊劉某之為欺益甚也臣又安能默默而已乎夫虜之入犯鎮武也以萬騎自辰至未餘四時縱横内地數十餘里而某某之初報不過射死軍丁十六人經行男子六人空菜男婦十三人而已及臣他有所聞而某覺之也乃更報被虜男婦三十八人而遂委罪於中軍指揮佟嘉慶守堡百户王承勳守堡原無兵馬之責况王承勳又屬暫代之官而中軍則又聽令於本将者二人固不能無罪某安得

引以自解乎及臣行分巡道委通判魯三近至該堡查之則稱殺虜男婦一百三十二人而臣所咨查殺虜花名則一百七十一人也近日逃回男婦已不下二十人問其姓名多未載之一百七十一人之内者則殺虜不止一百七十一人又可知矣此其人皆在某所居一堡之内以歳饑老幼男女空城而出挑菜根而食者也㝡爾邊堡一經殺掠哭聲滿城某還居其間獨無耳與目也而曰被虜男婦十三人將誰欺乎夫某親督工於老鴉莊無非為禦虜計也臣不敢

沒其勤率衆不過數百人倉卒而當五千之虜
不至覆沒而能自保全臣不敢沒其勇兵單虜
衆無邊可守臣不恨其不能制虜之入而獨恨
其欺也此而不創人將效尤若劉某者所當革
任以為邊將之戒者也中軍指揮佟某代守堡
百戶王某放人畜若以恤餓失宵探竟爾貽害
所當究治仍以軍法重加綑打以示懲者也若
東昌堡之事則管海蓋參將事副總兵宿某已
經參論革任無容別議海州備禦古某偵探不
明查報欠確守堡百戶夏某職司防守謀乏周

全收歛委官百戶劉某陳某分委有責收保無方俱屬有罪但失事未至重大均應重加罰治者也若西平堡之事則備禦楊某守堡指揮王某並屬踈虞俱難辭責但能力戰拒堵失事小而所全者多所當原免者也以上諸臣失旣有大小罰應有重輕臣今不敢赦其罪也然罰當其罪足以懲矣而有功不賞何以示勸方虜之以千騎薄西平而分其精銳直犯鎮寗也業已深入兩河之間不一創之則兩河日夜不可測而道路且為之不通矣報至臣即往會鎮臣決

策發兵而諸將李平胡等已戎服勒馬弓刀各在腰矣乃馳勁卒二千五百騎出小黑山迹賊後絶其歸路自西徂東可九十里是為二月七日士馬銜寒行風雪中五步内不相見賴降夷肅漢卜向化我兑羊羔兒等為耳目得古城伏兵以待偵賊且至兵乃起起則風雪忽止皎日在上矣虜遂驚敗斬其驍騎得三十七級降夷識其中有酋首者四我兵戰死者一人虜之敗走也李尚仁以五騎追五虜虜馬逸不能止五人相呼引弓射虜馬虜馬皆應弦倒遂斬五級

而歸而劉國威所斬級則所謂黑孛羅之子名託力者也一名把兔奔機盖虜中巨酋與往歲李平胡所斬巨酋速把亥為鴈行級大如斗先是李寧河東掣防歸方以苦辛卧病聞賊輙强起請行擊賊臣與鎮臣念其病稍難之寧輙曰即不行病當益甚行即不病耳及戰勝歸病良已此可以觀遼左將士忠勇之槩矣四月以後虜馬逐水草漸南降夷偵得其狀以七十五騎乘夜走間道斬一虜得其馬一百五十八匹而正月七日又蒐以降夷四十騎馳三百里外入

虜營斬其七級而還也此其事皆在河以西分巡道得與之臣目擊而次第其勞則右都督李平胡副總兵李寧李興孫守廉查大受姚大節叅將塗寬遊擊胡尚忠塗廣唐伯美備禦李繼武高貞統降夷守備高高良㓘家丁千總指揮李尚仁俱當重加賞賚者也督陣叅將熊朝臣遊擊秦得貴李應時蔣位史儒俱當同加賞賚者也原任分巡道右布政任天祚已聞京察降調之報不遽沮喪而始終拮据効其勞績尤足嘉也今雖離任功不可泯此一臣者所當重加賞

賚仍應紀録以俟酬之於後者也河東則分守道衆政栗在庭恊守副總兵楊燮偵虜南下於四月内一䕫降夷阿卜當家丁李得功等四十三騎襲虜營得其馬二百四十二匹再䕫降夷阿卜當家丁楊萬里等二百騎要擊虜斬首四級生擒其一得其馬五匹牛十二頭而降夷戰死者一人臣親驗首虜時問所死傷厚恤之則有降夷阿卜虎台者負重傷而前口刺刺不休譯其言則曰死者擺賽是其子也以陣前救子故得重傷臣以十金恤死而以一金恤傷夷以

首叩地作聲爲謝又口剌剌不休譯其言則曰
死者已矣願録死者子報
朝廷盖慕
中國之冠裳而爲其孫子地也有固志矣是皆先
任分守參議傅霖之遺績而栗在庭尤善成之
者也由此觀之降夷何負於傅霖而傅霖何負
於邊疆扎令賞雖不及而所從來不可泯也若
栗在庭楊變者屢發屢中示我有備而伐虜大
逞之謀不必論其首功而伐在河以東不細俱
當厚加賞賚而仍紀録者也義兵中軍指揮康

元吉者亦當同加賞賚者也以上諸臣值饑饉之年當士馬疲困之日而能鼓舞士卒各効其死力功勞俱著於兩河臣令不敢没其功也而不及大帥者以大帥謙讓不欲分將士功而以小勞數干澤於

皇上也再照鎮武一帶為河西最衝之邊劉其既已革任將領不可不得其人查得正兵營加銜遊擊蔣國泰貌偉技優才通心實脩潔無武人之態忠勇有烈士之風標下中軍原任遊擊王盛宗習知夷險曉暢機宜凝然持重之操允矣干

城之將此二臣者俱堪補鎮武遊擊之缺者也

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先將劉其革任鎮武遊擊員缺即於

蔣國泰王威宗二員內選補仍行巡按御史將

屢次有功有罪人員陣亡士卒及地方有無隱

匿情弊再加查勘明實徑自具

奏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謝　欽賞

奏為恭謝

天恩事萬曆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准兵部咨為虜賊屡次大舉入犯官軍奮勇拒堵保全城堡併出奇獲功事該本部覆議鎮夷十方寺大興等處地方獲功失事緣由節奉

聖旨李成梁顧養謙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任

天祚着該部議處劉易從等紀録李平胡等各賞銀十五兩李得全等各十兩塗寬等各五兩鄒應龍等姑免究劉　其等照例罰贖其餘俱

依擬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等望

闕叩頭稱謝除

欽賞金幣恭候祗領外竊念遼左去歲邊事在河西則大虜數入雖賴官兵分防拒敵城堡俱得保全而近邊村屯不能保其無焚燒殺掠在河東則降夷一出雖以諸臣先事伐謀擣剿示我有備而小有斬獲不足誇之為繫頸破廬顧謀無遺謫善用寡而苦心周防者則大帥之能也奮不顧身殊死戰而微勞各奏者則諸將士之力也

皇上於大帥及諸將領各

厚賞有差而於有罪者則

原宥而薄其罰是

皇上所以優遇邊將者至矣即臣等之感已不後於

諸將若臣 則待罪鎮城束手無策虜盛氣而不

能大創我清野而難語萬全臣之罪也其何敢

辭乃不蒙

顯罰而反叨

恩賞金幣並隆丘山比重誠感激無可柰何而惶懼

、不知所出矣至於分巡布政任天祚之收保兵

備叅政劉易從之修防分守叅政栗在庭之出
奇取勝不過守封疆之臣各盡其分所得為耳
而劉易從栗在庭並蒙
紀録任天祚以京考降調之官復得奉
旨議處此何異然死灰而肉白骨也
皇上於邊臣
薄罰過而
厚録功若此邊臣有不感
恩而思効死者哉臣等今不敢辭
賞而有所賣

聞惟有仰

天叩首務竭狗馬之力而已臣等下情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為此具本奏

聞

四方災報踵至懇恩破格蠲賑

題為四方災報踵至隱憂漸萌懇乞

聖明亟

賜殊恩大破常格以振孑遺以安反側以保治隆事萬暦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准户部咨該工科右給事中張棟題前事該本部覆議遼東發銀五萬兩本部擇司屬官一員請

勅齎銀前去會同撫按官督率各司道將委賑官員慎選以充其應賑人户逐名查審的確給領事完造冊

奏繳仍將承委官員分別三等如賑濟有方煢獨
得所者為上等給散無私人鮮異議者為中等
若容姦滋弊賑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為下等
上等者䟽名特薦中等者量行禮奬下等者指
名叅
奏以憑議黜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災傷地方給賑銀兩数目俱依擬司屬官
員務選廉能任事的去開職名來看賑濟事宜
全在有司實心愛民放散得法乃能宣布朝廷
德意着各該撫按官加意選委着實稽查事完

通將經委有司會同差去司官從公舉劾如有
虛文塞責實惠不及窮民的重治不饒欽此欽
遵備咨前來准此又准本部咨稱委官主事喬
起鳳解遼東銀五萬兩前去賑濟所有事完
奏繳等項文冊原無
請給關防不便類造備咨前來造冊付本部委官齋
繳等因又准本部咨為調停躍賑事宜以省繁
擾以便官民事該臣等題前事該本部覆議將
該鎮屯糧減徵抵賑共該補餉銀二萬六千八
百八十六兩四錢四分七釐三毫六絲一忽七

微一纖五塵准於賑銀五萬兩內照數扣抵其
所餘二萬三千一百一十三兩零寧前開原海
盖三道各發銀三千兩分守道發銀六千兩分
巡道發銀八千一百一十三兩零隨宜分散貧
軍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准本部咨為恭遇
皇仁浩蕩大開賑濟敬陳一得之愚以昭實惠事該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董子行題該本部覆議或
易粟煑粥或就便給銀聽其便宜行事等因題
奉

聖旨是各處賑濟饑民准便宜設法不許躭延虛冒
欽此又准本部咨為目擊異常災荒調停賑濟
之法以奉揚
德意事該巡撫陜西都御史王璇題該本部覆議煑
粥給米給銀視民心向背以為從違但要災民
得霑實惠不必膠柱鼓瑟強人以所不欲等因
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俱備咨前來准此俱已備行各道
欽遵查照慎選委官嚴督責成查審應賑人戶
出示曉諭隨宜給散不許滋弊悉照各咨原題

事理施行事完造冊俱送分巡道類造付本部
委官齎繳去後續據山東布政使司原任分巡
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布政使任
天祚整飭開原兵備右参政王紱整飭寧前兵
備右参政劉易從整飭金復海盖兵備管苑馬
寺卿事右参政郝杰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邉
備右参政栗在庭各呈蒙臣并巡按御史案驗
依蒙將賑過軍民人等用過銀兩数目并承委
官員分别等第查明造冊各呈報到臣臣會同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國獨戸部主事喬起鳳

議照遼左衛邉也其處勢與腹裏郡縣異視緩
急為賑盖有次第焉非可以漫及而無要也夫
受災者土田也食所從出也不急屯民則死徙
荒蕪且無以為来歲地故蠲賑首急於屯民而
邉外内墩臺城堡非諸軍則誰與為守故急諸
軍諸軍之餘丁居常各佐其軍鈌則取以補伍
者也故及餘丁驛遞鋪軍有歲賞無糧而差役
若故及驛遞鋪軍塩鐵軍本無糧賞而各有軍
需之供故及塩鐵軍諸生有貧不能舉火者則
及諸生之貧不能舉火者及舍餘在官供使令

而貧甚者及鰥寡孤獨收養之未周者而流移行乞之輩即內地豐年何處無之緩急雖無所賴而不忍其枕藉於道也故行煑粥之法而聚食之然其法惟行之數大城流移之所聚而沿邊之城堡墩臺內地之村落不便煑粥者則給之銀米雜糧各從其便顧臣居鎮城未嘗遍歷悉覩兩河之間按臣雖嘗遍歷覩兩河之間而不必適當發賑之會五道之臣各拮据其疆以內而不覩其他惟齋賑主事喬起鳳自入境以及終事由寧前以至開原當盛寒之月墮指裂

虜之時冒風雪歷邊險往返二千餘里絶塞孤危之勢隆冬黯慘之形遼人饑寒之狀盖目擊而深有槩於中矣是以斟量適宜而緩急中節也此皆
皇上一念之
仁而遼人之生死而肉骨也何可勝道哉除抵餉作賑過屯民不下十餘萬户外計賑過軍舍餘丁等項七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名口人人得蒙實惠而無姦蠹虛冒之弊除將賑過軍民用過銀兩姓名數目備造文冊付主事喬起鳳齎繳并

放賑無私中等官員量行禮奬外臣等查得遼左文職無多殘賑之事非如腹裏之專責成守令也皆五道之臣親為之綜理而諸承委文武之官不過聽指授而分其勞耳如原任分廵道右布政任天祚開原道右參政王紱寧前道右參政劉易從海蓋道右參政郝杰分守道右參政栗在庭苦心各盡於衝邊舊目同憂乎凶歲流離餓殍悉親覩其艱難升斗錙銖咸手握其資筭精神並竭惠澤交敷以上五臣不惟賑濟有方紓獨得所而且安輯得策扞禦是資於當

特薦者也岫巖通判曹岡遼陽通判王三槐原任自在州知州楊承父遼東都司經歷司都事劉一貫任事共竭其誠救荒各畢其智或法令先行於近習或勤勞遍歷乎遠鄉金州守備王善政前屯備禦楊紹祖審戶散銀分畝共念或誠心恤災而幽隱悉達或盡力釐弊而姦蠹潛消以上文武六員所當併薦者也又查得鐵嶺衛掌印指揮朱某報饑民多雜姦頑循舊弊未能振作原任遼陽中軍指揮羅某查賑不分貧富給銀假捏頂名蓋州衛掌印指揮陳某問貧

富則應對茫然造文冊則遷延不報定遼中衛掌印指揮馬某衙役冐領賑銀窮民或反告困定遼右衛掌印指揮倪某災民鮮安集之策賑銀寡濟困之恩以上五員雖其怠事市恩幾虐

盛典而各道留心廉察立覩弊源姦未及施事皆反正所當重加罰治者也伏乞

勑下戸部再加查訪將任天祚等曹剛等移咨吏部王善政等移咨兵部各紀録仍將朱某等重加罰治庶荒政肅而官邪知警矣為此具本謹題

請旨

鎮靜堡缺守備

題爲缺官事據管正安堡車營遊擊事副總兵姚
大節呈據鎮靜堡守備中軍張大功禀稱守備
鄭應時於萬曆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得患時
疾至二十三日寅時病故緣由到職呈報到臣
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國猶議照鎮靜
堡乃廣寧關市重地邊爲最衝夏秋之際正屬
防撫之時今守備鄭應時病故相應亟補查得
義州衛都指揮使陳一謂勇畧敢於攖鋒機警
長於應變司營務教練有方撫市夷剛柔得體

海州衛武舉百户王世榮沉而多智斂而有為

曾身經西虜之中能口道圡蠻之狀以上二員

俱堪推補鎮靜堡守備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前項員缺即以陳一諤等酌

量推補庶地方得人而保障有賴矣為此具本

謹題請

旨

盖州等衛地震

題為地震事據整飭金復海盖兵備管苑馬寺卿事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郝杰呈據盖州衛呈據本衛陰陽學署印陰陽生白贊申稱萬暦十六年六月初九日丑時從西北地震未及半時聲往東南去訖又據金州衛呈稱本衛地方於本月初九日夜四更時分忽起地震自東南如雷有聲房屋摇動人皆驚懼等因又據廣寧右屯備禦指揮王玠呈稱本年六月初九日夜約四更時分從西北地震如風來有聲徑往東南

去訖等因又據廣寧前屯衛申稱本年六月初八日夜丑時分地震有聲從東南方起即於本時止往西北去訖等因各呈報到臣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許守恩議照地道主靜動者變也變不虛生者也况遼左與虜為鄰日尋干戈戰鬪之事其將虔劉我邊陲使疆土不寧而先為之兆乎頻年菑沴斗米值尚四錢將復遭饑饉地失其職而無養乎然地下也其象臣也此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至除痛自刻責及通行文武各官一體修省并將禦虜救荒等宜悉心

舉行外為此具本題

知

謝 欽賞

奏為恭謝

天恩事萬暦十六年閏六月二十九日准兵部咨為

虜賊大舉入犯官軍奮勇拒敵保全城堡襲擊

獲功事該本部覆議鎮夷堡等處地方獲功失

事緣由節奉

聖旨李成梁顧養謙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鮑

希顔并栗在庭等各銀十兩其餘各依擬欽此

欽遵備咨前來續於本年八月十三日據公差

百户秦國珝齎捧

欽賞臣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分廵兵備副使鮑希
顔分守邊備右叅政栗在庭各銀十兩到鎮臣
等即時焚香望
闕叩頭祗領外隨據分廵兵備副使鮑希顔等呈稱
各官叨蒙
欽賞例該附名謝
恩等因伏念遼左孤陲也以孤軍當大虜士馬疲於
奔命歲無寧日虜大舉盛氣而來動以十萬計
不可輕試寡損威則以清野堅壁爲功蓋彼聚
我分衆寡懸絶難與戰而出於守不得已耳非

能出奇制勝也或乘虜退而擊其惰歸或先未發而擣其巢穴不如是則入若履無人之境且將漸徙而近吾塞亦不得已耳非敢好事喜功也總之則邊臣拮据其職分不足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去歲虜擁十萬之衆入犯廣義之間所在城堡危甚雖以分防稍稍幸而無虞而不足以言功在野之屋廬糧芻守望男子焚燒殺掠之狀具載臣前疏中雖降夷尾其後斬級奪馬以歸不足以償失亡河東雖有塞外之捕斬不足以稱一捷當其時大帥與諸將士膚骨鋒

鏑有不測之險所謂蹈難之
賞則宜臣等何功可與同論若總其滑失曾不足
以此贖彼而竟冒
賞不已僭乎況開原之役甫定
陞賞之
恩並隆曾幾何時而又復有此臣等益何以堪之乎
且戰守捍衛邊臣職耳分之內也
恩命種種望之外也臣等勉脩職於分之內而
皇上屢加
恩於望之外臣非木石安得不循省自媿而戰兢自

懼也夫邊臣之禦虜猶醫之治病也與其数奏功則不如無功謂数病数藥之不無損元氣也故虜不入而臣等無功封疆之福也臣之至願也虜数入而数有功非封疆之福也臣之所不願也今亟從事而亟稱功亟稱功而亟受賞而又安之是醫之幸疾以為功者也豈人臣之心哉盖辭則恐瀆

天聽受則媿濫

天恩辭受之間莫知所出感衷激切無可柰何惟與諸臣矢心不欺以報

皇上顧邊陲無事臣等無功使邊氓實受其福而已
耳此則尚賴
皇上之威福而非臣力之所能及也臣等下情無任
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為此具本奏
聞

瀋陽缺備禦

題為缺官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栗在庭呈據瀋陽中衛撫順千户所中稱本城備禦康元吉於萬曆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得患時疾病故緣由到道看得撫順備禦員缺係撫夷緊要之地一時不可缺人遼陽營中軍張三畏堪委暫代等因到臣除批張三畏准委署撫順備禦事務外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　巡按山東監察御

史許守恩議照撫順所乃建州諸衛
貢市孔道控制東夷之要關也撫諸夷而防其叵
測備禦之官不可一日缺者也今備禦康元吉
病故相應亟補查得定遼後衛署都指揮使張
三畏熟諳夷情曉暢戎務練卒能支一面當關
可抵萬夫廣寧衛指揮僉事安泰魁偉之貌精
敏之才致貨則物價常餘市馬則兵威益振以
上二員俱堪推補撫順備禦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前項員缺即以張三畏等酌
量推補庶地方得人而保障有賴矣為此具本

謹題請

旨

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卷之十一

通州　益卿顧養謙著

疏

屬夷蓄謀報怨懇賜勘處

題爲屬夷蓄謀報怨屢諭不聽逆狀已著懇乞
聖明早賜勘處以安孤鎮事據整飭開原等處兵備
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王某呈卷查自剿二奴
之後承平未及一二年而有逞加奴之子卜寨
仰加奴之子那林孛羅於萬曆十二年九月初
十日聽說王台之子猛骨孛羅令部夷把太叫

土勒等講和喫血酒起誓回寨二酋即帶領兵
馬將猛骨孛羅部落歪卜等殺死十數名奪了
盔甲十副馬二十餘匹至萬曆十三年八月二
十四日未時卜賽借領西夷以兒鄧等迸子八
百名前到猛骨孛羅部夷把吉把太寨攻克将
把太肐膊射中三處部夷射死五名射傷二百
名牛馬盡行搶去萬曆十四年九月十一日據
開原備禦吳希漢禀據南市通事高應魁禀稱
有廣順關夷人都督歹商親自到市禀說北關
夷人卜寨那林孛羅煙州押不剌并西夷以兒

鄧男忙谷閔恰等一千六七百名搶到本夷所
管何魯奴台者哈等三寨人畜約有上千盡数
搶去禀上大馬法可憐見與我們做主討路差
部夷同通事往廣寧投見太師馬法告狀辯明
與我們講和得生止有我們一寨還要會兵來
搶無處存住等情本道已經具呈本院蒙批此
中機宜仰該道即酌議停妥詳奪又蒙本院牌
行本道即便會同開原叅将李宗召選差通事
行委備禦吳希漢同差去原任備禦戚楊親自
到邊招令夷人卜寨那林孛羅與歹商等到關

宣布

朝廷恩威軍門殺伐汝父逞仰二奴先因連年搶

殺王台子孫夷寨巳經奏

准動調兵馬将汝父殺死并斬部落千餘比時欲殺

汝二子憐其孤幼饒汝生命并汝部下餘黨俱

聽猛骨孛羅約束今不三年汝又行作孽讐殺

故違

朝廷威令法實難容若聽宣諭将搶去人畜盡数

送還與歹商两家講和再不許借兵讐殺保守

邉疆永效忠順聽其入

貢互市照常撫賞如或不悛致取大兵剿滅後悔
無及等因該本道會同叅将李宗召行令備禦
吳希漢選差通事高應魁前去鎮北關夷人卜
寨那林孛羅寨内宣諭准李宗召手本回稱行
據吳希漢據通事高應魁回稱夷人卜寨情似
遵諭惟那林孛羅執迷不聽本職屢差通事出
邊遵照本院憲牌叮諭兩酋又將
朝廷大恩大威傳宣那林孛羅仍前不從卷查本
年六月二十五日據守威遠堡百户陳仲彦呈
觧回鄉人丁林得才供說鎮北關夷人仰加奴

兒子那林孛羅聽見拆修鎮北堡要借騷達子乘勢分三路來搶一枝在靖安堡進一枝在西邊堡進一枝在鎮北堡進等情本年七月十六日有清陽堡備禦劉維藩禀據守鎮北堡千户孔思明禀稱本月十四日據回鄉人丁損三等供稱那林孛羅與卜寨計議待割田之後将老婆孩子送在兀蘇莊子上住着會騷達子要克鎮北威遠二堡報父前讐緣由具呈到職看得開原地方三面通夷猛骨孛羅住牧於其東那林孛羅住牧於其北迤西通慶雲堡關口而靖

安威遠二堡素稱腹裏自來不曾入犯茲三年內竊掠七次皆由那林孛羅寨內出入假道報復屢經宣諭佯為不知且密謀分路並進欲克邊堡以雪父讐但先次攻克歹商猶云初犯情可矜宥既克之後再三差通事高應魁等傳宣怙終不悛復行搶虜歹商人畜千餘叛逆昭然但查二酋卜寨尚有內向之意而又迫於那林孛羅巨悪強兵本酋無所適從且那林孛羅卜寨自二奴就戮通未進關入市雖有部落歩須買賣往來不過自為衣食之計原無改悪從善

之心今奉憲牌本職委曲宣諭北關那林孛羅
卜寨南關歹商猛骨孛羅俱到鎮北堡公同委
官戚楊講和兩酋全不聽從仍再行吳希漢宣
諭外等因到道看得開原孤懸一線三面鄰虜
西北二隅虜賊出沒無常田土盡行荒蕪獨有
東方一面軍民便於耕耘者百年來賴海西夷
人王台世效忠順南制建州北統二奴鈐束不
敢為非耳不意王台物故二奴首先叛逆不受
約束開原日多事矣所以有萬曆十一年出剿
二奴之役也今逞加奴之子卜寨尚有內向之

意獨仰加奴之子那林孛羅最爲黠桀數年來
懷有深怨積怒於
中國而不敢一逞者緣大創之後兵氣不揚耳豈
忘報哉據今蚕食王台部落過半潛勾西虜相
為犄角聲勢駸駸大矣今既屢行宣諭招之不
來撫之不聽業已有騎虎難下之勢萬一變出
倉卒患生肘腋攻一城克一堡而去莫謂今日
不言也若邀功生事本道素耻為之但啓亡齒
寒關係於東邉生靈者甚大不敢不具實呈請
緣由通呈蒙巡按王御史詳批䄇時剿殺二奴

功至今尚有異議茲伊男不遵約束誠難為言矣且彼中不聽宣諭之情又未否真贋或喜功好事者亦未可曉耳為今日計唯革去撫賞嚴我邊堡修我戰具練兵秣馬以待斯為上策若因其一時不順而遑兵剿殺恐

內論不我然也不識該道以為何如唯與諸將悉心再議俟撫詳繳又蒙本院詳批王台部落世效忠順居中控制南北諸夷為我藩籬所關係於開原者不細逞仰二奴既誅之後其二子那林孛羅卜寨原無悔罪效順之意所不敢逞者

徒以其氣尚弱耳其心實未嘗一日忘報也今

屡侵掠猛骨孛羅歹商各寨本院行該道及衆

将等官屡加善諭而横暴愈甚且聲言糾合北

虜進攻邊堡逆形已著矣本當遣兵剿滅以安

地方但稱卜寨尚有内向之意猶當惜我屬夷

再行撫處仰該道再委熟諳夷情員役同委官

戚揚至關宣諭務使各夷親自扣關聽處兩平

其情永遠安妥不遺邉疆後日之憂另詳報繳

蒙此随會衆将李宗召親詣鎮北堡差通事人

等招令夷人卜寨那林孛羅與歹商等再行講

和不從間又蒙本院憲牌行仰本道即便督令
戚揚宣諭那林孛羅等以必得撫為主萬無輕
率動兵之理仍諭戚揚不可懷有二心如果各
夷再三執逆不從悉聽該道酌處即令戚揚回
鎮等因蒙此行准叅將李宗召手本回稱行據
備禦吳希漢回稱選差通事高應魁陳添福前
去鎮北關招令夷人那林孛羅卜寨等前來與
南關夷人歹商等各親自到市講和二酋不從
本職仍率領歹商等到鎮北堡傳調宣諭惟那
林孛羅執逆再三不聽延至兩旬差部夷兀蘇

六哈同原差高應魁到市隨蒙本道與同本職
公同委官戚揚面審本夷說稱那林孛羅卜寨
等差我來說問南關要
勑書一百二十道與了講和不與不聽等語查得南
關
勑書額該六百九十九道北關
勑書額該三百道今卜寨等恃強先已得過八十道
茲復索一百二十道本道主張再量給六十道
渠尚未遂其願原搶人畜亦不輕許償還仍遣
高應魁再行宣諭復據陳添福回還稟稱卜寨

心已帖服那林孛羅口稱
勅書仍要一百二十道原搶人畜已經分散無存整
兵以待侯再犯歹商提兵救援另報緣由回復
到道除令戚揚回鎮外合無准令各該道事再
加宣諭如果那林孛羅執逆不悟悉聽本道督
令將領等官隨機救援緣由呈蒙本院詳批諸
酋撫處事宜該道既有定見一聽該道便宜行
之本院不能遙度也惟求地方乂安毋致遺患
耳此繳又蒙本院牌仰本道即便嚴行參將李
宗召差人出邊傳諭猛骨孛羅歹商今後但有

那林孛羅糾合西虜結連東夷讐殺伊寨預先
差部落到市報知務要厚集兵馬隨賊向往救
應保爾無虞如或觀望不救致有他虞以遺孤
鎮後患定行從重參究等因遵行外又准參將
李宗召手本據備禦吳希漢禀稱本月十一日
據守鎮北堡千户孔思明呈解同鄉男子王七
十到職審王七十供說有那林孛羅差部落端
多合等前去恍忽太煖兔伯言老思卜兒亥等
營借兵只在青草起要搶南關就搶南朝等語
十五日又據通事郭仲舉禀稱有廣順關夷人

猛骨孛羅歹商差部落伯革阿台卜花等到市說稱有卜寨那林孛羅會合建州夷人奴兒哈赤灰扒兀剌往金奴卜羊拜西夷恍忽太㜸兔伯言等四項夷人只在三月裏青草起各帶帳房牛羊食米盔甲要搶我們南關寨子我們來稟大馬法知道如可憐我們忠順㺚子就連老婆衆夷人都般在南朝裏邊住着投命等語又據原差宣諭通事高應魁自那林孛羅等寨內回還稟稱各酋不與南關講和親見那林孛羅與西夷恍忽太商議二日待三月裏會騷㺚子

老思卜兒亥㑶免伯言以兒鄧升江上及建州
等營達子聚齊攻殺南關歹商等寨移文到道
該本道照得海西夷人猛骨孛羅等世效忠順
為我藩籬久矣今與北關二奴之子卜寨那林
孛羅經年讐殺本道在任三年百方宣諭令其
和息而二酋之子恃其兵強力衆執迷不反必
欲魚肉猛骨孛羅一枝而後甘心焉巳非本道
口舌所能挽矣夫觀其今日之驕可以見其當
年之逆則二奴之勦原非過舉明矣所可惜者
彼時脅從之治太多賞功之典太厚夫脅從之

治多則不免傷好生之心賞功之典厚自有以
啓要功之議此所以至今因噎廢食而剿處一
節上下諱言之矣夫
中國之所以駕馭屬夷者不過撫剿二者今剿之
不可撫之不聽忠順者弱而不扶梗化者強而
不問日令其猖獗自恣西連三衛東結建州其
為地方之患不止開原不得安枕而已也今撫
剿之說姑置勿論而兵連禍結已不可解惟有
提兵救援以示鋤強扶弱之義此則師興有名
而本道一得之愚為可行耳但今二酋糾合西

虜聲勢甚大犯在旦夕彼或以千騎而來開原之兵尚可出境截殺多則不得不借兵於鐵嶺再多則不得不借兵於別營夫驅兵而與之戰鋒鏑死亡之患决所不免鋒鏑死亡之患既所不免有功者不與首虜同賞誰其用命此必先期申明曉諭而後臨時不致失信於三軍况河東瀋陽遼陽兵馬原非本道統轄信地必須本院申明號令俟有緩急悉令本道調遣星馳策應救援有功者一體同賞庶本鎮孤弱之卒可恃以無恐也再照今日之勢二奴強梗不處不

可若盡絶其種類又不可盖強梗不治則屬夷
無主其如仰望
中國之意何若因而盡絶其種類則西虜盤據巢
穴其如大遺
中國之患何故治以不治更有說焉本道久聞彼
中虜情卜寨尚曰當和那林孛羅獨曰不可部
落皆曰當和而二酋又曰不可故部落中言和
者二酋以為逆耳疑之而不信稱犯者二酋以
為同心信之而不疑兄弟不同謀主僕各異趣
已非一日矣近日本道訪其卜寨素所信任者

卜三那林孛羅素所信任者兀蘇魯哈本道招致之來再三曉諭禍福厚加賞犒二虜業已唯唯聽命歸而言之二酋二酋併二虜而踈斥之蓋卜三兀蘇魯哈部落中之最黠桀者今怨此二酋痛入骨髓萬一前謀未恊救援不利而渠之侵侮不已因勢利導尚有一節為可行也必須大將提兵城下攻圍城寨聲罪致討待其勢窮力屈明告以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或懸五百金之重賞令其部落自縛二酋出獻正罪即選虜中素所推服者另立酋長或仍令二酋

之子侯其長成擁立照舊悉聽王台管束永為
中國藩籬保安疆土其餘部落悉置勿問此則不
動聲色而消百年之禍本無煩殺戮而免衆口
之呶呶似為計之上者而非本道所得專也本
道在任一日則有疆場一日之責設或處置失
宜則遺疆場無窮之害故不思智小謀大一至
於此若曰要功希賞
天地鬼神實所鑒臨死不為也此其事體重大必須
速賜題
請務使

廟堂之上曉然知其利害而又原其本道不得已舉事之情無一毫要功希賞之念然後可以展布四體計安地方於無虞也縁由呈蒙本院詳批二奴剿處之後人言嘖嘖本院盖耳熟之矣要功希賞該道耻為之本院亦耻為之但王台之子孫忠順者弱而不扶二奴之遺孽梗化者强而不問使之西連三衛東結建州將遺孤鎮無窮之禍不獨開原不得安枕該道既已見之審矣欲為地方計久遠不得不講求撫剿之機宜安得復慮一身之毀譽瞻前顧後畏首畏尾

而忘安邉之大計哉今既曰撫之不聽則當剿又曰剿之不可則不必　題既不必
題則大将不可輕為提兵遠出聲罪致討之舉如所謂懸賞購求二酋另立酋長歸一管束種種之說恐亦不能盡得之犬羊之輩而如吾之所料若欲鋤強扶弱而處不撫不剿之間本院莫知所適從矣該道既得其兄弟主僕異趨之狀可以就中取事不動聲色而消百年之禍此真計之上也悉聽便宜行之除遼瀋兵馬行令聽該道相機調用外仰再䙝緩急斟酌一定之策

詳奪此繳蒙此又該本道看得兩關屬夷讐殺北強南弱危如累卵今據參將李宗召接奉本院明文統兵救應務保無虞此應兵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倘或那林李羅等懼我兵之應援罷兵息戰斯亦已矣若必不得已而用兵則兩軍決戰定雌雄於呼吸之間成敗實難逆覩茍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將何以獎率三軍而坐致其死命今李宗召利害切身不得不再行申請蓋本官率疲殘之我衆蹈不測之深淵亦豈能為必勝哉止緣二奴遺孽十分叛逆不受約束

堂堂

中國既爲屬夷鋤強扶弱事理自當如此即捕麋
逐免人心非賞其誰用命耶再照救援之兵與
誅剿之兵原自不同蓋那林孛羅雖強屬夷也
即禍形已著而實惡未彰不聞之於
朝而擅行誅剿不敢也万商一枝忠順之虜也禍
在旦夕救則得生不救則死而應援之兵必待
聞之於
朝則緩不及事即先發後聞無傷也故誅剿之兵
有功有罪應賞應罰不待言也至於救援之兵

萬一有功有罪應賞應罰實非本道之所敢專也緣由具呈本院蒙批兵雖救援賞罰安可廢也仰候有功有罪之日該道查明從實呈報以憑具 題既稱屬夷實惡未彰決無輕率先題之理也此繳又該本道稟准分守道栗參政手本蒙本院批據撫順備禦畢宗泗稟稱本年三月十六日據守把撫順關千户金三品稟據近邊土木河寨夷人四官兒等報說有夷人色失先年將他弟劄力斫死遺男英葦幼小跟隨伯父色失一寨居住今英葦長成懷讐至本月十

二日夜間将色失并妻男殺死四名口止剩色失男咬即得命脫走其色失寨内夷人俱隨英華本月十五日英華查出咬即逃奔伊親阿即太寨潜藏英華投順奴兒哈赤帶領人馬攻開阿即太寨門将阿即太等拜咬即殺死寨内存活夷人牲畜盡行拏去燒燬房屋河北夷人張海等帶領家小投順海西夷人歹商去訖及查色失等原係建州朝

貢頭領今被讐殺等因蒙批看得英華之殺其伯色失雖云報父之讐若非奴兒哈赤與之合謀

必不至是夫奴兒哈赤素所讋者色失張海也今色失死矣張海奔投海西矣以奴兒哈赤之橫勢且必及海西海西酋者累世忠順而為我藩籬耳目者也南見侵於奴兒哈赤北見侵於那林孛羅將來勢且無海西無海西是撤我藩籬而塞我耳目也而南北諸酋勢一合不獨開原多事即東邊俱不得高枕矣是今日諸逆酋之蚕食屬夷實為他日犯內地之計也豈可謂夷狄相攻

中國之利耶夫

中國所以利夷狄之相攻者以兩强相攻勢必相弱而無暇於吾之圖也今海西之順而獨弱諸酋之逆而皆强較然矣以諸强攻一弱勢必不支不支則諸逆酋素以謀合今且以勢合矣豈

中國之利哉該道熟計之如中間撫勦機宜應與相鄰道分商確者相與密計周悉詳報毋遺後日之憂圖之晚矣此則本院與該道皆不得辭其責也慎之慎之此繳備用手本過道准此查得海西夷人王台二百年來世效忠順當其在時不止二奴受其約束即建州諸夷悉屬統馭

故河東帖然無事矣不意王台物故遺種懦弱
近日二奴日侵而南奴兒哈赤日侵而北腹背
受敵勢益岌岌矣不意歹商近又有藏匿張海
一節夫張海者既為奴兒哈赤之深讎藏匿張
海者必為奴兒哈赤之大忌是又生一敵也豈
不自貽伊戚耶除行令通事宣諭歹商等將建
夷張海速令逐回以消釁端外大抵二奴之侵
害王台子孫者本道之責也相機便宜在本道
建州諸夷乘機侵害王台子孫者守道之事也
相機便宜在守道職議處那林孛羅一節非敢

言剿也渠屬夷也逆節雖著實惡未彰曾未奏
聞
朝廷誰敢言剿但渠今勾引西虜曰為蚕食之計
情形已露而王台子孫禍在旦夕救則得生不
救則死萬不可不提兵以救倘或懼我虛聲伐
彼實謀因而罷兵息戰上也若或執迷不反必
欲攻圍王台大寨令其無噍類焉則百年忠順
之虜既淪於灰燼而千里門庭之寇日見其方
張遼東邊事將不在西而移之東矣至於建州
諸夷奴兒哈赤等原住牧撫順迤南俱屬守道

所轄近日頗不安靜燎原之勢漸不可長等因
本年四月十六日巳時據猛骨孛羅歹商差部
落報說有北關夷人那林孛羅等帶領西夷恍
忽太脫卜戶等一萬餘騎來到把太寨子北邊
山上下營隨有猛骨孛羅帶領二夷親自到市
哀懇急救性命等情本道具稟本院蒙批那林
孛羅等借兵恍忽太為報讐之舉固知勢所必
然我兵出援亦不容已但恍忽太近頗效順若
善諭之或亦可解其圍而二奴之子兵亦無多
即開原兵足以制之而有餘矣可無調遼瀋之

兵為也盖諸虜近窺兩河甚急遼瀋各宜自保
而河西之兵則益難遠調耳該道自有定畫仍
須斟酌行之此繳隨有參將李宗召即時統領
備禦吳希漢中軍千把總王汝徵等馬步官軍
飛星往救行至靖安堡迤東歹商又差部落阿
台卜花把吉等報說前賊分為二枝一枝攻圍
把太寨子一枝往我們大寨子來了李宗召等
官兵至本日未時出關將步兵槍手留守關門
仍將有馬軍丁分為三路併力齊進那林孛羅
等因見救兵突至遽爾解圍退歸大青山劄營

至本夜三更時分偷營歸寨去訖夷寨俱已保全次日卯時分收兵各回城堡防禦外備由具呈本院蒙批各酋解散該道該衆之力也地方之慶不淺矣但夷性無常而其心難測後來動定該道仍行李宗召用心偵探應援務保無虞可也此繳本道遵將各官應該奬勸緣由呈詳本院蒙批李宗召等於屬夷赴急解紛藩籬為固委為可嘉該道之方畧安可誣也仰候怨釋

釁消敘

題此繳又准衆將李宗召手本本月十九日據清

陽堡備禦劉維藩禀稱守鎮北堡千户孔思明禀稱本月十八日據回鄉楊二小四供說有卜寨那林孛羅等各寨達子會同都打鉤搶鐵郎頭收鏟杆許多每三杆綁一杆鉤槍只在三五日要攻克臨邊一帶邊堡屯寨本日酉時又據壅可太營內走回婦人二口說騷達子營內也打鉤槍要克南朝邊堡屯寨等情到職又據通事陳添福禀稱蒙差前去那林孛羅卜寨等寨內宣諭各酋與猛骨孛羅等講和那林孛羅等執迷不聽宣諭於本月十五日借西夷恍忽太

脫太脫卜户等達子共六七千騎至十六日搶
殺猛骨孛羅等寨將陳添福拴綁在營恐漏消
息不意攻寨不利奔走回營即遣添福回城本
役在營聽見北關虜去南朝三姐與先年虜去
徐外郎等密說那林孛羅等搶南關見
中國人馬救他即便偷營回寨益增讐恨前借騷
達子都未散在各寨子分住每四家收牛一隻
共收牛五百餘隻與騷達子喫又收鏟杆綁鉤
槍攻克臨墻邊堡屯寨你們裏邊十分防他等
因又該本道稟前議調遼瀋之兵者不過聲言

以恫疑虛喝令其不敢逞耳實不敢輕用調遣也大抵救援之事止偶一為之可也使渠出其不意乘其不備而日肆攻圍寧能數數出兵以救之耶勢不能也今且謀犯內地矣即傳言不可盡信而東邊一帶城堡不得不日夜分布貼防開原三面鄰虜西北田土盡行拋荒惟有東邊一面軍民便於耕耘從此烽火日驚民不便田作軍不能休息即無忘矢遺鏃之費而先坐困矣至此則渠之實惡彰矣誅剿之事於勢決難已矣今之旁觀竊議者不過曰東虜素弱而

易制或又欲借此以要功也然不知西虜雖強
尚不知我之虛實深淺故來如飄風去如鳥舉
城堡不甚爲害此酋雖弱日與爲市
中國之道路盡知之矣虛實深淺盡熟之矣不反
則已反則城不陷不休堡不破不止攻城克堡
之後彼必遠走江上有地方之責者肉可食耶
故曰渠之實惡彰矣誅剿之事决難已矣借曰
將官殺弱虜以要功誠不知於王台之子孫何
厚而於二奴之子孫何薄也且聞之父老傳言
二奴之祖速掌家曾以叛逆戮於開原之市矣

而二奴不悔二奴又以叛逆戮於開原之市矣而二奴之子又不悔是犬羊之性世濟其惡原非口舌所能爭也竟何法以處之乎前本道謬言懸賞以殲渠魁者是欲征剿之後待其力屈勢窮而後為之不欲多殺以盡絕種類耳恐盡絕種類於

中國又有不便故也若不待力屈勢窮而求為此逞彼夷狄之有君長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本道何能持空拳而制二酋之死命哉

本道業已講和三年矣本院已差官親到地方

兩次矣二酋全不聽撫地方萬人耳目其亦聞
且見矣今據士民衆口同詞以為非剿不可正
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而後殺之者也非本道之
得已也等因本月二十九日據慶雲堡備禦吳
嗣勲禀本月二十八日據守堡百户王鳳翔禀
據通事王宗臣啓審得市夷准卜哈說稱有煖
兎伯言以兒鄧等達子約有三千餘騎在清陽
堡對過下營只在三五日犯搶不知搶南朝又
不知搶海西達子該本道看得前賊即二奴寨
内所結之虜日久通不解散屢差通事宣諭俱

覊留不放存亡尚不可知而地方已兩月戒嚴軍民不便耕作人情洶洶之甚將來猖獗之勢尚有不可知者等因本年六月十一日據開原新任備禦王汝徵稟本月初八日據通事高應魁稟稱廣順關夷人都督歹商到市說稱有所管部夷阿台卜花等於本月初七日反叛投康古六本日晚本酋帶領阿台卜花等將歹商住房圍了要殺歹商歹商乘夜帶領四夷脫奔到城康古六隨將歹商家財牲畜盡行搶去稟報參將李宗召具呈本院參批王台世效忠順為

我藩籬今其子孫雖寖以弱而當扶之無疑前日之所患者在二奴之子耳今康古六温姐原係二奴肺腑明為内應即猛骨孛羅或亦不能無二心歹商一人豈能獨立哉由此觀之海西之事已去矣將來諸虜日侵内地誰執其咎耶則當時何不早言之直至於今事勢無可柰何而空為之咨嗟也仰開原道速查議報蒙此本道行會條將李宗召手本回稱行據開原備禦王汝徽呈稱阿台卜花等叛逆禍起倉卒雖歹商亦莫之知臨時方得脫身逃走職等何由早

知預報原無的據何敢妄行呈摟及奉明遣差
通事高應魁崔得忠郭仲舉陳添福等屢經宣
諭各酋夷執迷不聽復參本道白牌仰王汝徵
於本月十三日前赴靖安堡廣順關差通事崔
得忠傳調康古六猛骨孛羅等聽宣各酋夷上
令數夷前來討歹商出境講和本官再三將牌
內事例宣諭令歹商部夷全來妻子隨行鑽刀
說誓永不謀害將歹商當面交與康古六猛骨
孛羅同阿台卜花等領出和好不然照牌施行
後悔無及各夷權詞以應待三四日赴本堡說

誓講和延至本月十九日復差通事崔得忠傳
調各酋夷及歹商妻子到堡有康古六說稱歹
商原與我有讐今歹商妻猛骨孛羅已是都姦
要了如何又肯與歹商事已到此隨
中國如何處罷又復再三宣諭伊堅執不從意欲
将歹商哄至關門暗行殺害等情具呈參将李
宗召為照王台忠順久矣今子孫自相吞謀宣
諭講和全不聽從置之不問姦謀得遂非
中國撫處屬夷久安長治之策備用手本煩請轉
會鐵嶺黄遊擊帶領馬步軍丁及本職所屬兵

馬公同出境親詣猛骨孛羅温姐康古六住巢
安營布陣勸令各酋夷綁獻主謀康古六叛逆
阿台卜花帶赴
中國斬首正法各酋夷免罪即將歹商交付温姐
猛骨孛羅仍將歹商部夷妻子家事盡數查給
倘歹商物故身死本寨併行剿㓕或延一二日
不肯遵諭將本寨齊用大砲火箭燒燬或整兵
迎敵即斬首亦不論功如此庶
中國之威大展於境外將來屬夷不敢起叛服之
心矣緣由回復到道看得前項夷情大畧已備

本道再三面與衆將李宗召商議計無出此盖
緣夷性貪而無親雖蘇張復生難以語言化導
必須以兵力威逼始得帖服待兩營齊到關門
本道必須親自督理决不敢妄戮一人至擒拏
二酋之日亦必解送廣寧請
旨處分以杜後患以伸
國威其餘善後事宜另行議處及照温姐原係二
奴親妹猛骨孛羅係卜寨妹夫未婚康古六係
王台姦生子又係二奴女婿本夷昔與虎兒罕
赤有讐投順北關跟隨伊親二奴住牧虎兒罕

赤死後康古六復回南關得配温姐今因互相
爪葛輒生姦計以此骨肉相殘昨二奴之子巳
差部落一把力親到本道面稟譯審得稱說猛
骨孛羅歹商
中國馬法再三救他今一旦不聽
中國約束自相殘殺又差人截我貨物請問
中國馬法巳後還救他不救他等語一面主使猛
骨孛羅所為如此一面所以稟本道者又如此
則猛骨孛羅之滅亡在旦夕而渠尚自作其孽
若此可令何法以處之耶再照夷狄原無禮義

人倫君臣上下故子得以殺其父弟得以殺其兄朝為骨肉暮為讐敵其天性然也地方将領實無得早知而預圖之彼冐頓以鳴鏑殺其父頭曼即頭曼尚不得知而况外人耶即此中屬夷情狀千變萬態本道恨相隔之遠不得與本院面相商確止於文移往來實不能盡其萬一也緣由呈彖本院詳批先據該道揭稱将領之言謂温姐係二奴之親妹猛骨孛羅係卜寨妹夫康古六係二奴女婿又謂叛逆雖起於阿台卜花主謀實由於康古六温姐而猛骨孛羅則

又温姐子也是南關之衆久與北關陰結所謀者獨歹商一人耳今該道又云猛骨孛羅已將歹商三妻盡行姦收是康古六擒奪歹商之妻而猛骨孛羅得姦收將并猛骨孛羅而入於北關明矣何得又云猛骨孛羅滅亡在旦夕耶豈所謂猛骨孛羅姦收者乃康古六之訛也本院所謂何不早言者謂將領既知北關酋與南關之衆因肺腑而陰相結則當早發而預圖之不宜優柔不斷以至於今耳今該道既與李宗召決策即如議速調黃應魁兵馬相機便宜行事

本院决不掣肘如能生致康古六阿台卜花并
温姐監侯請
旨處分歹商亦不可便交與猛骨孛羅也彼中事情
馬上差人星夜馳報此繳蒙此遵依移文叅将
李宗召遊擊黄應魁各統所部兵馬随同本道
於七月初六日赴靖安堡出關擒拏康古六等
去後今准李宗召手本内稱於本日會同本道
赴靖安堡至初七日子時分本職帶領開原備
禦王汝徵中固管備禦事遊擊劉仲文慶雲堡
備禦吳嗣勳中軍武舉郭繼善千總申克寛裴

邦翰王起鳳把總鄭選程四箴楊楯佟惟詔李
豸佟朝用楊耀武梁成功守靖安堡孫策等馬
步官丁四千員名并會同鐵嶺遊擊黃應魁統
領備禦崔吉中軍宿振文千總金本重李元相
金本健把總張成材羅一龍王守清田九方鄭
聞詩劉尚智王用予鄭維新顧伸曹汝修周宏
等官軍二千八十餘員名責令通事郭仲舉高
應魁崔得忠帶領歹商等夷出境馳至夷酋康
古六等寨分兵固守本職先令郭仲舉等宣諭
康古六将叛逆阿台卜花送出回稱先巳脫逃

又諭歹商家事妻子退還本主亦不依允且身
穿盔甲手執槍箭四面貼守先遣精兵迎敵本
職因見此夷梗化會同鐵嶺遊擊黃應魁分布
裏外家丁用大砲火箭及挨牌等項四面攻圍
遣差通事再三宣諭康古六等仍前執迷不聽
至本日午時分職等仍復督兵攻打軍丁勇猛
直前各夷勢窮力屈將溫姐拏出寨門部夷射
中跟隨本職答應百户胡魁心窩一箭又射傷
家丁李勇等五名本職面與溫姐講說歹商家
產逐一交付原主仍令康古六猛骨孛羅出寨

殺牛宰馬喫血酒鑚刀説誓永不圖害方了此事如蹈覆轍滅亡目前温姐背逆如故職等遂将本婦羈留在營仍用砲箭弓矢挨牌齊力向前攻破本寨頭門各夷併力迎敵軍丁亦被射傷少延一時仍復射打各夷且戰且退官丁乘機直至住所将康古六綁出寨門軍丁官馬亦被死傷時值天晚分布安營俟次日講還歹商妻子家産比時若将温姐就戮弟恐猛骨孛羅不能自立投順北關事體未便會同本道至初八日釋放責令温姐猛骨孛羅歹商及小頭領

把太二漢毛哈喬郎等鑽刀說誓揷血飲酒講
和將歹商妻子哈兒哈等五名口原收部落莊
太卜思華等三百二十三名夷婦女分𡛼𤡮骨
𡛼等四百一十二口幼小子女一百三十一名
口馬一百三十五疋牛二百五十八隻羊八十
一隻盔一百三十二頂甲一百四十六副逐一
查明盡数交付歹商照舊收回管領其餘原屬
歹商夷寨六處一併退還仍留通事崔得忠在
彼安插本日午時分進境各回城堡防禦禦外所
有部夷阿台卜花迯無踪跡無憑擒拏及查在

陣陣亡軍士一名吳四兒射傷官一員胡賢軍
丁李勇等五名射死官馬一十三匹緣由到道
准此除將康古六監候另文呈解外看得開原
一線孤懸三面鄰虜數百年來得以保全無事
者賴有海西屬夷王台自祖父以來世效忠順
威令素行故北之二奴南之建州盡屬統馭不
敢侵犯內地以故東方一帶軍民便於田作不
意王台物故子孫孤弱建州諸夷早已離披而
仰加奴逞加奴遂包藏禍心日肆蚕食頃於萬
曆十一年剿虜二奴之後稍加歛戢不意近日

二奴之子那林孛羅卜寨又復猖獗之甚三年之内無日不加侵害宣諭萬端終於執迷不反比復勾連西虜壓境而來非頼

中國提兵救護王台子孫早已無噍類矣今謀之不已又復陰結康古六温姐以為内應意欲剪其歹商一人而後温姐康古六猛骨孛羅一股從逆使我

中國之藩籬盡撤此其謀亦甚狡矣向使其計得行異日猛骨孛羅聽其頤指氣使西結三衛南連建州臂指相使首尾相應非止無海西是無

開原而河東一帶日見其兵連禍結而不可解矣何者西有大河為限犯搶有時此則寇在門庭譬人之有腹心疾也其為地方之害豈淺鮮哉今幸将領同心機不預泄謀能先定出其不意乗其不備首惡始得就擒稍緩則盡数反入北關勢将不可為矣所據逆犯康古六並未獲阿台卜花一則以孽而害宗一則以奴而叛主

罪當首論亟宜請

旨梟示以彰

國威以杜後患及犯婦温姐淫惡異常狡猾無比

不思同心以禦外侮反忍操戈以禍夫家婦有長舌實為禍本均當顯戮正法但恐釁之太重不惟猛骨孛羅冲年無主且與歹商重結殺母深讐勢難兩立似應姑宥以示曲全若二奴之子世濟其惡姦謀百出今一日不釁則必為疆埸一日之憂王台子孫終不得全活地方終不得安靜但二酋罪有差等不處則養虎必至於貽患盡釁恐玉石不免於同焚中間逞加奴之子卜寨尚知畏

中國之威每有講和之意惟制於仰加奴之子那

林孛羅而不敢有所異同是那林孛羅之罪浮於卜寨也明矣彼兄弟各有專城原不同寨今必欲出師問罪止宜先及那林孛羅而不及卜寨庶使有所區別非惟那林孛羅之力分易制而卜寨既畏其威又感其德自可保其永無反側矣大約今日之舉事在不疑可以兩言而決如不殺康古六則王台子孫之內變終不得消不殺那林孛羅則王台子孫之外患終不得息倘謂將領有一毫要功生事之意均一屬夷誠不知於王台子孫何厚而於二奴之子何薄均

為二奴之子又不知於卜寨何厚而於那林孛
羅何薄也苟可以安封疆為
國家計長遠不遑恤其他矣再照歹商原討妻子
兵馬已經安插停當康古六首惡既已擒獲溫
姐姑暫釋放仍多方嚴緝逃夷阿台卜花獲日
另報外等因呈報到臣據此案照先據開原兵
備右參政王其參將李宗召各節次呈報那林
孛羅卜寨等與猛骨孛羅歹商等讐殺及康古
六等背叛情由屢次批行斟酌撫處并委原任
備禦戚楊前去宣諭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

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　議照
中國之馭屬夷惟有撫剿二者而已順則撫逆則
剿剿之以示威威必加於強者撫之以示恩恩
亦必加於強者蓋強者服則其餘不足服也然
必能剿而後其恩感必能撫而後其威服乃若
忠順者則雖弱而必扶又所以仗義執辭以為
鼓舞之權者也視強弱順逆為撫剿以行吾之
權當可而施間不容髮其機不可失也一失其
機有如撫之不聽剿之不能則屬夷皆敵國而

邊疆多事矣今以遼左大勢言之環二千餘里之間皆虜也皆
祖宗朝所稱屬夷者也西起山海東至開原以西則有朶顏三衛之夷開原東北則有海西之夷其東南南盡鴨綠江則有建州諸衛之夷自三衛之夷北臣土蠻西合西酋動以數十萬入掠兩河之間撫剿難言而三衛之夷皆遼之敵國矣惟開原之海西夷世稱忠順為我屬夷而先是撫順靉陽寛奠之間建州夷為亂破城殺將殆無寧歲自拓寛奠六堡廣地數百里據東山要

害而誅王杲及阿台阿海諸酋之首亂者東夷

始平稱屬夷通

貢入市順常聽撫逆非大害臣嚮者請餉疏中謂建州之虜陽順陰賊多步少騎勢不與三衛西北諸酋合而為患小者以有海西酋王台之苗裔在至今賴以明耳目而為我藩籬也蓋王台在時北收二奴南制建州終其身內向而無異志其地居中為開是以建州之夷勢不得與三衛西北諸酋合北虜既無東心東夷亦無北意而開原高枕是海西之重於開原明矣及王台

死其長子虎兒罕赤亦死孫歹商孤而其妾溫姐之子猛骨孛羅者幼而弱建州夷解體各自為雄而二奴首叛結婚西虜挾其衆以攻海西海西不守是撤我藩籬而掩我耳目也故前此諸臣不得已有誅二奴之舉而海西稍寧然仰加奴之子那林孛羅逞加奴之子卜寨怨殺其父而讐海西益深臣自授事以來屢行該道及將領善諭之終不聽而益急攻海西且結西虜而謀内犯先是王台有孽子曰康古六者與虎兒罕赤爭分其父遺業虎兒罕赤以為是其父

姦生子也欲殺之康古六奔逞加奴逞加奴即以女妻之後虎兒罕赤死而康古六歸得妻其父妾溫姐而分海西之業與猛骨孛羅歹商各居一寨而並立為三名為海西酋而陰實與溫姐為二奴內應溫姐者二奴親妹也二奴既以海西故並戮而其二子日夜謀攻海西左提右挈而報殺父之怨康古六又以讐虎兒罕赤之故而甘心於其子歹商猛骨孛羅雖為王台子實二奴之甥又為逞加奴婿今已無父獨其母溫姐在耳勢不得不從其母而懷二心是王台

之酋裔有固志而立於海西者獨歹商一人耳其廢勢之危危於累卵矣海西之南曰奴兒哈赤者建州酋也故屬王台叛而自椎於東東夷畏其强多服從之數為東邉小患而北侵諸酋若張海色失者稍蚕食之諸酋不能敵輙奔海西奴兒哈赤以為海西匿其讐也因併讐海西而北連二奴之子以從事夫海西三酋㝡爾三寨耳北見侵於二奴之子南見侵於奴兒哈赤而三酋之中康古六内為賊猛骨孛羅無能為且以母妻之故而不能無二心歹商一人之不

能立於海西也豈待今日而後見哉歹商不立則無海西無海西則二奴之子比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河以東且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顧鎮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向而防東山益分益寡益勞且疲而勝敗安危益不可測夫全遼以數萬之衆當無筭之虜於二千餘里之間而保有狐鎮者以東夷勢不得西合尚稱屬夷而我得一意西防也使無海西而令東夷得合於西虜則全遼之禍可勝道哉薊之三衛屬夷屬夷也昔

為藩籬今為強寇而無可柰何者以其得合於東西二虜也非明鑒耶由此觀之則二奴之乎其當剿明矣叅政王某既竭心力而費唇吻撫之三年不聽其當早為議剿亦明矣乃既曰逆節已著又曰實惡未彰既曰撫之不聽又曰剿之不可若有所隱忍顧忌而不肯發發之而不肯盡趑趄囁嚅於撫剿之間而無決策又斤斤自明其不要功希賞以形前此者之為非其故何哉亦畏人言而有所懲耳臣在薊時聞人言開原二奴屬夷也剿屬夷不足誇之以為功諸

臣之家

恩於

皇上也僭也且每有捕斬於西北三衛也亦輒曰搗屬夷盡得則張大之失則彌縫之固邊將常態而在事之臣或以邊情緊急倉卒

奏報不暇賡其狀而發其隱固不能無間然矣而司道官之不得志於遼者遼人之脩怨而忌功名者遊談干進於行伍之間有所挾以趨名趨利於遼而不遂者卜醫星相若雜技群小之以薦引來而不滿其望者各乘間以售其說而并

心於遼其萋斐何所不成關西士大夫既明聞之君子又徵得之小人誠不啻三至矣是以遂深信而不可解此遼左功罪所以紛紛於士大夫之間也臣曩在關西亦常深信其說而今聞見頗真則又深懼其墮落而無以自明無怪乎叅政王某隱忍於二奴之子而諱言剿也臣不知當時所以剿二奴者何狀然不可謂無大造於開原

皇上厚加之

恩凡以激勵邊臣耳今目之為誇與僭而幷沒其功

過也又誤以西北三衛為遼左屬夷而俾其搗剿又過也人臣既任邊事第當計邊地安危不當營一身毀譽衆政王某畏人言而難決策又過也且夫論事易當事難先機以示創則必曰要功希賞後時而失事則又必曰養冦遺患夫養冦遺患則邊疆受實禍要功希賞則邊臣失虛名與其受實禍寧失虛名又况必有能量之者也惟虛名之求而遺邊疆以實禍豈人臣之義哉臣是以反覆思之而不敢出此也今審遼左之勢必東存海西以斷西虜之左臂而時時

有所殺伐於西假餘威以讋服東夷又詔東夷
以扶忠順之故而益堅其效順此用寡制勝之
機也撫剿之宜而鼓舞之權也不可以存海西
為末務也欲存海西則外必並誅那林孛羅與
卜寨內必並處康古六與溫姐一有不盡又必
遺後日之悔矣然使計擒康古六不早則海西
之事已不可為此王其所以亟稱參將李宗召
之功功當首敘者也以今日之擒康古六為功
則當年剿二奴之功益明矣然臣撫臣也恐終
有要功希賞之念不足聽而按臣之言必公也

伏乞

勑下兵部先将康古六温妲議覆聽候

明旨處分叅政王其雖已陞叅将李宗召雖已死而

計擒逆酋之功俱不可泯應先優叙陞賞其餘

有功及死傷員役聽後并叙外其那林孛羅卜

寨二酋逺行巡按御史親至開原相其形勢權

其利害詢訪酌議特本具

題如以為不當剿則勿剿如以為當剿必須大将

提兵東赴開原相機進剿或止擒斬二酋而部

夷歸順則使猛骨孛羅歹商統之以復其故業

而厚海西此上策也如或部落各為其主而致
死格鬪則不得不殺之以夷逆黨將士犯鋒鏑
而蹈死亡不測之險也則不得不論功若鎮臣
李成梁者自以受
皇上之
恩已極即臧此朝食曾不足以報
高厚萬一至若臣者一豎儒耳蒙
皇上特達之知
恩已不薄於成梁而區區狗馬報
主之誠亦不敢自後於成梁終不忍以蠢爾屬夷之

故攘将士之功而干
澤於
皇上也使二臣以是故而蒙
恩則必有要功希賞之譏不惟臣之心事不白於士
大夫之間徒欝欝以終死後必有不敢明言屬
夷之横而貽禍封疆者夫使封疆之臣憂讒畏
譏而首鼠兩端以貽禍孰若使之無所顧忌而
得展布四體之為便也此其為
恩也顧不大與伏望
皇上俯垂聽焉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